

Trajectory of the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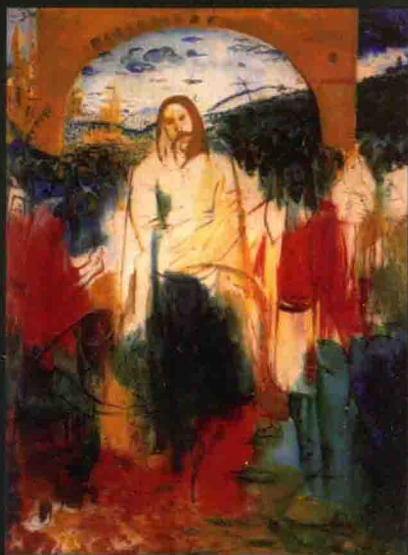
经典的旅行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基督教文化学刊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

第32辑 · 2014秋



Trajectory of the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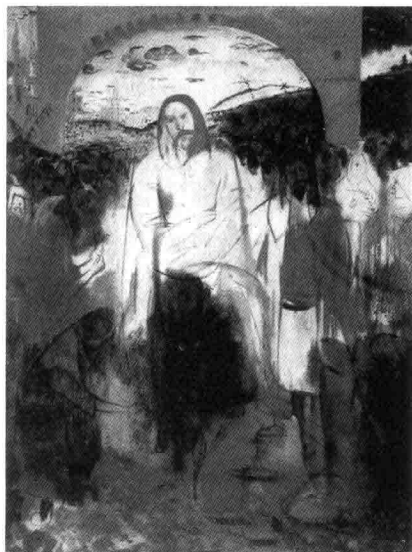
经典的旅行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基督教文化学刊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

第32辑 · 2014秋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文化学刊. 第32辑, 2014年秋: 经典的旅行/杨慧林主编.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 12

(基督教文化学刊)

ISBN 978-7-80254-940-1

I. ①基… II. ①杨… III. ①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丛刊 IV. ①B97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3105号



经典的旅行

基督教文化学刊(第32辑·2014秋)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主办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100009)

电 话: 64095216(发行部) 64095234(编辑部)

责任编辑: 霍克功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50千字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940-1

定 价: 28.00 元

基督教文化学刊 (第 32 辑 · 2014 年秋)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经典的旅行

Trajectory of the Classics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主办

主编 杨慧林

编辑委员会委员 耿幼壮 刘小枫 罗秉祥 杨庆球

本辑执行主编 杨慧林

出版总监 钱秉毅 杨熙楠

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BAYS, Daniel

加尔文学院

FIDDES, Paul

牛津大学

FORD, David

剑桥大学

耿幼壮

中国人民大学

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

HOPKINS, Dwight

芝加哥大学

JASPER, David

格拉斯哥大学

JEFFREY, David

贝勒大学

江丕盛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

KUSCHEL, Karl-Josef

图宾根大学

赖品超

香港中文大学

李炽昌	香港中文大学
李秋零	中国人民大学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
罗秉祥	香港浸会大学
RUOKANEN, Miikka	赫尔辛基大学
SCHÜSSLER FIORENZA, Elisabeth	哈佛大学
SCHÜSSLER FIORENZA, Francis	哈佛大学
TORRANCE, Iain	爱丁堡大学
VOLF, Miroslav	耶鲁大学
WARD, Graham	牛津大学
WELKER, Michael	海德堡大学
温伟耀	香港中文大学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
杨熙楠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曾庆豹	辅仁大学
张庆熊	复旦大学
赵敦华	北京大学
赵 林	武汉大学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英文审校：Chloë STARR 陈德贞

编 辑：张 靖 梅 瑛 李丙权 汪海 雷阿勇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Jidujiao wenhua xuekan)

No. 32 Autumn 2014

Trajectory of the Classics

Editor in Chief:

YANG Huilin

Members of Editorial Committee

GENG Youzhuang

LIU Xiaofeng

LO, Ping-Cheung

YEUNG, Hing-Kau

Executive Editor of This Issue

YANG Huilin

Publishing Supervisor

CHIN, Kenneth YEUNG, Daniel

Advisory Board (in alphabetical order)

BAYS, Daniel

Calvin College

CHIN, Ken-pa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FIDDES, Paul

University of Oxford

FORD, Davi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GENG Youzhu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E Guangh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OPKINS, Dwight

University of Chicago

JASPER, David

University of Glasgow

JEFFREY, David

Baylor University

KANG, Phee Seng

Hong Kong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KUSCHEL, Karl-Josef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LAI, Pan Chi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E, Archi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 Qiul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IU Xiaof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O, Ping-che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UOKANEN, Miikka	University of Helsinki
SCHÜSSLER FIORENZA, Elisabeth	Harvard University
SCHÜSSLER FIORENZA, Francis	Harvard University
TORRANCE, Iai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VOLF, Miroslav	Yale University
WARD, Graham	University of Oxford
WELKER, Michael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WAN, Wai Yi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ANG Huil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YEUNG, Daniel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ZHANG Qingxiong	Fudan University
ZHAO Dunhua	Peking University
ZHAO Lin	Wuhan University
ZHUO Xinpu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nglish Proofreading STARR, Chloë CHIN, Agnes

Editors ZHANG Jing MEI Ying LI Bingquan WANG Hai LEI Ayong

编者絮语：

经典旅行中的加法和减法 ——以《威尼斯商人》的汉译及其选择为例

杨慧林

谈及经典翻译，《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第一场有一段对话特别值得玩味：

O Bottom, thou art changed! What do I see on thee?

What do you see? You see an ass-head of your own, do you?

Bless thee, Bottom! Bless thee! Thou art translated.^①

而恰恰是在《仲夏夜之梦》的中译本里，thou art translated 之于“翻译”的隐含义已经无法辨认，却与 thou art changed 一并被表达为“变了样儿”或者“换了一个样儿”。^②

^①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6), 288.

^② 威廉·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方平译，载方平编：《新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5-66页。[William Shakespear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trans. FANG Ping, in *The New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vol.2, ed. FANG Pi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65-66.]

从“翻译”到“换了一个样儿”，被涂抹或者模糊的还只是词语本身的隐含义；如果推及作品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类似的涂抹和模糊必然留下更多意味深长的“缺省”或者“空白”。在一部作品的翻译和流传中，不同的理解、接受和改写往往由此体现。

反过来说，针对这种“文化无意识”和“前理解”的顽强张力，文本和语境的比较阅读也许正是要发现微妙的“缺省”、凸显意义的“空白”，甚至“还原”(reduction)某些“不可化约的”(irreducible)隐含义。于是，经典的旅行不仅可能为异域文化添加新的意义，还可能在原初的语境中进一步强化这一意义。就此而论，《威尼斯商人》当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考格希尔(Nevill Coghill)《莎士比亚的喜剧基础》^①一文之后，夏洛克和安东尼^②被普遍理解为“《旧约》律法和《新约》律法的神学冲突及其历史纠葛”^③。但是考格希尔也认为：即使对于后世的西方读者，这同样需要某种“还原”：“关于莎士比亚的喜剧……首先要提及中世纪的讽喻(allegory)传统……较之当今世界，讽喻在产生了《仙后》(*The Faerie Queene*)的那个时代应该是不足为奇的。那个时代很容易将《雅歌》(*The Song of Songs*)理解为基督对教会之爱的比喻，对圣婚(the act of holy matrimony)的理解亦复如是。通过讽喻来思考，对于我们的思维习惯而言是难以适应的，但是对于中世纪传统中的人们，这只是他们的第二天性(second

^① Nevill Coghill, "The Basis of Shakespearean Comedy: A Study in Medieval Affinities," in *Essays and Studies*, no. 3(1950): 1-28.

^② 本文所引《威尼斯商人》中的人名、地名皆依方平译本，见方平主编《新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141-302页。[The Chinese names and quotes here are based on FANG Ping's translation. See FANG Ping, ed., *The New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vol.2, 141-302.]

^③ Barbara K. Lewalski, "Allegory o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s Christian Dimension: an Anthology of Commentary*, ed. Roy Battenhous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79.

nature)……我们逐渐失去了这样的能力,最终却以为……没有这种能力也可以理解诗作。”^①

在此基础上他才谈到:《威尼斯商人》的“法庭断案一场,体现于夏洛克的原则是正义(justice),体现于波希霞的原则是怜悯(mercy)。夏洛克维护、并且声称要维护法律,其核心在于遵守契约。然而这是《旧约》的律法……从技术角度看,情境的突然逆转正是制造惊喜和大团圆结局(denouement)的传统戏剧手段。波希霞玩弄的文字游戏并非其‘性格’的一部分,却是一种颠覆方式,以说明正义要服从怜悯……只有这样理解法庭断案一场,才会明白《威尼斯商人》的第五幕恰恰是整个讽喻的延伸:我们回到贝尔蒙,看到罗伦佐和吉茜卡投入彼此的怀抱,于是基督徒和犹太人、《新约》律法和《旧约》律法都通过爱合而为一。他们的交谈始终伴随着音乐,这正是莎士比亚反复使用的和谐的象征”^②。

巴滕豪斯(Roy Battenhouse)也认为:“这出戏的核心是三个宝盒的试探,亦即基督教牺牲尘世俗物、获取来世幸福的寓言……如果律法和恩典未必相互排斥,正义与怜悯、法律的字句与其内在的精义也同样如此。正如摩西律法的基础是怜悯的上帝让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法律的目的和结果应该是爱;因此在这出戏中,威尼斯的法律不仅仅要维护已经签订的契约,也要维护签订契约的生命。波希霞制服夏洛克并非像有些评论者所言,仅仅是凭借狡辩和诡计,其实让波希霞获胜的是她从条文中揭示的法律的核心。她本人体现着代祷的怜悯,这正是指引摩西的那个上帝的精神。而恰恰是因为安东尼听从了波希霞法庭陈述中对怜悯的呼唤,最后才能将怜

^① Nevill Coghill, "The Basis of Shakespearian Comedy," in *Shakespeare's Christian Dimension: an Anthology of Commentary*, ed. Roy Battenhous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9.

^② Ibid., 30-31.

悯和正义一并诉之于夏洛克，以善报恶，同时善待那个原来被他视为异己的邻舍。”^①

持有同类观点的还有库伯(John R. Cooper)、霍尔默(Joan Ozark Holmer)等等。他们不仅重申“《威尼斯商人》的主题是律法(或者更宽泛的正义)与怜悯之间的冲突”，而且特别提点了某些细节中的基督教元素。比如威尼斯大公的话：“你不饶恕别人，将来怎么指望别人怜恤你呢？”被溯源于主祷文：“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夏洛克则被比之于《马太福音》18：21-35那个被主人免债、却不愿免同伴债的仆人。就连夏洛克被迫改宗基督教，作者也认为“这是残酷而屈辱的，却应该算是……夏洛克对《新约》之怜悯原则的归顺，从而也使他从《旧约》律法的两难中解脱出来”^②。基于这样的理解，尽管莎士比亚也为夏洛克写下了掷地有声的大段台词，这个犹太人的控诉却注定无效；尽管夏洛克的结局在今人看来多少有些凄惨，却注定要成为喜剧。正如夏洛克倾家荡产、女儿私奔，在考格希尔看来并不影响“惊喜和大团圆结局”，伴随着谈话的音乐仍然是“和谐的象征”；在巴腾豪斯看来这仍然是“以善报恶”，仍然是“善待那个原来被视为异己的邻舍”。然而远离这一“讽喻”背景的中国读者、甚或后世的西方读者，真能如此理解《威尼斯商人》吗？

《威尼斯商人》在20世纪之初就有了多个中译本^③，虽然怜悯高于律法的说辞、“三匣择亲”的教化始终贯穿其间，虽然波希霞

^① Roy Battenhouse, "The Merchant of Venice: Comment and Bibliography," in *Shakespeare's Christian Dimension: an Anthology of Commentary*, ed. Roy Battenhous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8.

^② John R. Cooper, "Shylock's Humanity," in *Shakespeare's Christian Dimension: an Anthology of Commentary*, ed. Roy Battenhous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84-85.

^③ 其中必须提到：朱生豪从1935年开始直到1944病逝，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作品。梁实秋则在1936年到1969年之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2000年方平又主编《新莎士比亚全集》，并亲自翻译了《威尼斯商人》。

的智慧始终被赞美、夏洛克的诉求始终显得滑稽而难以获得同情，《旧约》律法和《新约》律法、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深层冲突却基本被湮没。乃至夏洛克常常被视为另一个莫里哀(Molière)笔下的“悭吝人”(L'Avare)，却不太会代表什么新旧差异。与之相应，西方历代上演的《威尼斯商人》从来就有诸多不同，某些版本的夏洛克甚至成为争取民族权力的英雄，他在第一幕第三场、第四幕第一场的雄辩演讲甚至会引出热烈的掌声。那么，看上去相似的故事何以有如此不同？未必会想到宗教冲突、也未必能体会犹太人屈辱的中国读者，《威尼斯商人》的基本意象又是如何得以维系呢？

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出版《海外奇谈》，即兰姆姐弟(Charles & Mary Lamb)所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其中《威尼斯商人》被译作《燕敦理借债约割肉》。1904年，林纾、魏易又据同一故事集翻译出版了《吟边燕语》，其中《威尼斯商人》被译作《肉券》。1911年《女学生》第2期发表包天笑编译的同一作品，题为《女律师》。1913年郑正秋导演的“文明戏”《肉券》，可能正是根据《吟边燕语》改编。最有趣的是1914年美国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 White)再度翻译此剧，并以《剜肉记》为题在其本人主编的报纸《女铎》连载。

从上述译名即可看出，“割肉”的契约和官司始终被理解为《威尼斯商人》的主线，亮乐月的《剜肉记》同样如此。作为基督教传教士，亮乐月似乎不可能忽略《威尼斯商人》的宗教意味，也不可能放弃“小说”的教化目的^①。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要教化民众，才不能不尽力适应普通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趣味，不能不在传扬基督教美德的同时淡化《威尼斯商人》的原初语境以及暗含其间的某些宗教观念。因此亮乐月的译本《剜肉记》，已经很难让我们感受“犹太教和基督教(《旧约》律法和《新约》律法)作为神学系统

^① 亮乐月翻译的《剜肉记》在《女铎》连载时被排入“小说”类。本文关于《剜肉记》的全部引文均见上海图书馆所藏1914年9月-1915年11月《女铎》。

和历史群体的冲突。”^①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考格希尔认为“后世的西方读者”同样需要某种“还原”。

《剜肉记》的“缺省”常常伴随着“添加”，无非是为了便于中国读者接受。比如安东尼一出场，就以中国式的道白贴近读者：“我姓安名多理（安东尼），乃意大利国人氏。”待两位朋友上场，又有中国式的客气话：“哈哈……你们二位来得却好，我们许久不见了，请坐请坐……二客答言：有坐有坐，安先生别来无恙么？”第一幕第二场夏洛克出场时，也有类似的铺垫。

另有一些“缺省”和“添加”，可能同样是顾及译者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特点。比如开篇一段描述安东尼的大商船如何气派，方平的译本如实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原文：“你那些大船张着满帆，就像是海上赛会游行的大场面，又像那有钱有势的地主、财主，擦身飞过那打躬作揖的小商船，瞧着它们就像目中没有人。”亮乐月则将“财主”换成“大官”、“小船”比作“小官”：“你那些海面上的商船……赛如做大官的威严，他处小船相遇，皆如小官一般，无不恭敬敬地行礼退让了”。与之相应，“继承巨产的闺秀”波希霞，在亮乐月的译本中也淡去了财富的色彩，而成为“才有德”的“官家小姐”。而巴珊尼追求波希霞，本来是想顺便“了清一身债务”^②，这在莎士比亚的原作和方平的译文中都很清楚^③，亮乐月却一笔带过，从而使一个爱情故事与钱财全然无关。

^① Barbara K. Lewalski, "Allegory o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Shakespeare's Christian Dimension: an Anthology of Commentary*, ed. Roy Battenhous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78.

^②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方平译，第156页。[William Shakespeare, *The Merchant Of Venice*, trans. FANG Ping, in *The New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vol.2, 156.]

^③ 莎士比亚的原文为："And from you love I have a warranty / To unburden all my plots and purposes / How to get clear of all the debts I owe." See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389.

为了照顾普通中国读者的阅读背景，亮乐月还在翻译中作了大量的简化和通俗化。比如第二幕第一场摩洛哥亲王前来求婚时，用一段华丽的文字解释自己的肤色：“我是骄阳的邻居，是他的近亲，他的火焰赐给我这一身黑黝黝的‘号衣’。且到那冰山雪柱，不见阳光的北方，给我找一个最白皙的人儿来，让我们刺血检验对你的爱情，看谁滴下的血最红，是他还是我……我这副相貌曾经吓倒过壮士……只为它，最高贵的闺女害了相思。”^①亮乐月的译文则非常简单：“脸黑因为我们非洲人多晒太阳的缘故；我脸虽黑，但我的血很红，虽白人亦不能及，此乃勇敢的明证。”

第一幕第一场安东尼的朋友本来有几句妙语：“你发愁，就为你不快活……你快活，就因为你并不伤心……”^②亮乐月在此处的改动乍一看有点奇怪：“你的忧愁，恐怕不过略有感冒，所以不快活了。”所谓“感冒”实在不知从何而来。不过想一想那些可能听不懂英国式幽默的读者，似乎又应该理解亮乐月的苦心。

另有一些过于繁复的西方典故也几乎都被略去了，比如第一幕第一场从波希霞说到古罗马的伽图之女、勃鲁特之妻，从她的美发说到“金羊毛”^③；第三幕第二场提到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克勒斯、特洛埃人的哭喊等等^④，均不见于亮乐月的译本。甚至许多直接关系到《圣经》的内容，在这位传教士看来可能也无助于宣讲教义，所以同样未取；比如第一幕第三场雅各替拉班牧羊的故事，第四幕第一场不注释就难以理解的“受洗时要有两位教父……再添上十个”等等。^⑤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方平译，第175-176页。

② 同上，第151页。莎士比亚的原文是：“Then let's say you are sad, because you are not merry ...and say you are merry, because you are not sad.” See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388.

③ 同上，第157-158页。

④ 同上，第225-226页。

⑤ 同上，第169-170页、273页。

但是亮乐月译本中另有一些意味深长的取舍，真值得细细品味。比如波希霞在第一幕第二场有一段话：“只有好神父才遵守他自个儿的教诲。让我指点二十个人做人的道理，倒还容易；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奉行自己的教训，就没那么简单啦。”^①在亮乐月的译文中，“做牧师的少能按他所讲的行事”只是把天主教所用的“神父”换成了新教的“牧师”，好像无大差别，而读到下一句，才知道其中的意思完全不同：“譬如我要劝二十个人按本分行事，爱怎样说便怎样说；若要使一个人遵我的劝去做，恐怕就没有把握了。”知易行难的究竟是谁？莎士比亚说的是“我”，亮乐月说的则是“我”所教导的“他”。也许，与其让她刚刚归化的中国信徒去理解“I can easier teach twenty what were good to be done, than be one of the twenty to follow mine own teaching”，还不如尽量避免其中的混乱吧？而将“我难以奉行自己的教诲”置换为我难以“使一个人遵我的劝去做”，这不仅无损于牧者的劝导，也正可以警醒信众。

亮乐月对某些词语的微妙改动，可能也与她向中国信众解释基督教的需要相关。比如巴珊尼所选铅盒中的字条，本来只是“Since this fortune falls to you, / Be content, and seek no new. / If you be well pleased with this, / And hold your fortune for you bliss, / Turn you where your lady is, / And claim her with a loving kiss.”^②方平的译文是：“既然幸福已经降临，不必再向别处追寻。要是这结果叫你满足，认为这是你天大幸福，那么，快转过身，凑向美人——多情的一吻，订下了终身。”^③而亮乐月的译文略加改变：“a loving kiss”不再是“多情的一吻”而是“爱心”，“be content”也必要点明“为人心要知足”；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方平译，第159页。莎士比亚的原文是：“It is a good divine that follows his own instructions: I can easier teach twenty what were good to be done, than be one of the twenty to follow mine own teaching.” See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390.

^②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402-403.

^③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方平译，第229-230页。

其中不仅多了一层牧者的教诲，而且细细品咂俨然就是后来“和合本”的《圣经》风格：“你现在既有如此好妻，不可再想他家女子，为人心要知足。此女既为你妻，你必要有爱心待她。”第三幕第二场安东尼写给巴珊尼一信，希望“临死之前再见一面”，但是又专门嘱咐：“If your love do not persuade you to come, let not my letter.”^①方平将此译作“如果你的心上人不希望你赶来，那就别理会这封信吧”^②；亮乐月似乎觉得“your love”专指“心上人”还不够，所以同样改用了《圣经》式的措辞：“你此来不可为我的信来，要为你的爱心来。”

不细读则尤难想象的，还在于亮乐月对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神学冲突及其历史纠葛”的涂抹和模糊。在她连载于《女铎》的这个译本中，夏洛克的女儿吉茜卡与罗伦佐私奔的线索完全被删除，从而吉茜卡“我可以靠着我的丈夫得救，他已经把我变成一个基督徒啦”^③等等表白便不再出现，夏洛克“我有个女儿，哪怕她跟巴拉巴的子孙做夫妻，也强似嫁给了基督徒”^④等等诅咒便无从谈起，“叫基督徒几句好话一说就心软”^⑤的牢骚也自然可以被略去。

更为关键的，当属第四幕第一场波希霞关于“剜肉”的判决：“那就割一磅肉，照你的条款执行吧；可是，割的时候，你要是流了一滴基督徒的血，那你的土地、你的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没收入威尼斯国库。”^⑥在莎士比亚的原作中，此处的措辞确实毫不含糊：“Take then thy bond, take thou thy pound of flesh; / But, in the cutting it, if thou dost shed / One drop of Christian blood, thy land and goods / Are, by the laws of Venice, confiscate / Unto the state of Venice.”^⑦其中“一滴基督徒的血”赫然在目，这可能正是所谓的

^①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404.

^②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方平译，第239页。

^③ 同上，第247页。

^④ 同上，第268页。

^⑤ 同上，第240页。

^⑥ 同上，第268-269页。

^⑦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410.

“神学冲突和历史纠葛”。然而亮乐月最发人深省的涂抹，恰恰是“基督徒”一词：“你要小心，不可见血，若出了一点血，按弗以斯（威尼斯）律法要将你所有的一切家产充公。”

对于传教士亮乐月、对于一力宣教的《女铎》，“一滴基督徒的血”与“一点血”之差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是他们显然更清楚：基督教在中国的所“传”所“宣”，必须面对“非基督教”的语境，面对道德教训远比教派差异更易说服的普通大众。因此强化《剜肉记》的善恶对比、弱化不同传统的新旧冲突或者《旧约》与《新约》的教义区别，可能更符合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根本目的。乃至在法庭断案一场，原作中大量出现的“犹太人”等等蔑称，大多被亮乐月隐去。比如当夏洛克意识到“剜肉”并不合算的时候有这样一段对白：

夏洛克：也罢，我愿意接受刚才的条件，还我三倍的
钱，放这基督徒走。

巴珊尼：钱就在这儿。

波希霞：别忙！已同意这犹太人，绝对依法办理。别
忙！急什么。他什么都不能接受，除了照条文处罚。^①

亮乐月的译文既无“这基督徒”、也无“这犹太人”，巴珊尼反波希霞挖苦了一句：

夏洛克：我愿得三倍钱，毁这借约。

巴珊尼：很好，钱在这里。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方平译，第269页。莎士比亚的原文：“Shylock: I take his offer, then; pay the bond thrice, / And let the Christian go. Bassanio: Here is the money. Bortia: Soft! / The Jew shall have all justice; soft! no haste: / He shall have nothing but the penalty.” See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410.